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佘嘉頴

榕村語録卷十七

大學士李光地撰

周易三

繫辭傳古奥至文也惟中庸像之文體直是一樣

上繫是說易經大本大源下繫是說讀易的秘訣及凡例

繫傳首章乃太極圖說所自出圖說之分陰分陽即尊

畢一節之義動静互根即摩盪二節之義但繫傳由摩盪而生六子圖說則由變合而生五行言各有所當耳男女即繫傳之男女也知始者所以發其神作成者所以生其形易簡二字實包中正仁義之義成位乎中則所謂立人極者也清植

動静有常兼二義其分則或動或静其變則時動時静如風雷是動的山澤是静的就山澤言則澤是動的山是静的所謂或動或静也水停蓄處又是静山發

生處又是動雷迅風行是動歛氣收聲又是靜所謂時動時靜也 清植

剛柔相摩是一對對相摩雷與風摩山與澤摩八卦相盪則山可與雷盪風可與澤盪都是言交易問此二句著卦上說否曰未著卦所言八卦猶言天地間之雷風山澤如此相盪耳王輔嗣及程子俱不著卦說惟朱子方說作生卦剛柔亦只是說天地間之二氣不是說卦畫剛柔 清植

至尊言春風帶潤最為豐年之兆乃知易云潤之以風雨非漫下風字也

雨以潤之上繫並風亦曰潤者謂東南風也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舜之操曰可以阜吾民之財 清植

乾以易知之知乃乾知大始之知與易則易知之知不同坤以簡能能即作也易主心言故屬德一邊簡主事言故屬業一邊後儒只因把知能二字看混遂有以知行分配德業者悞矣 清植

朱子說悔是吉之根吝是凶之根最好凡遇不好底事只求之於己便消了多少火氣纏繞佛家重懺悔亦是此意吝不是大惡如何便至於凶只是不爽快留在那裏遮遮掩掩便可以做出大不好來人當禍患來時痛心疾首思愆悔過有這念頭便可不動火氣消除魔障某平生覺得與人無大仇怨事事要忍耐亦是尋根見得自己身上明白了便已消息許多

憂悔吝震无咎不在悔吝无咎之辭之外即在悔吝无

咎之辭之中看出介比小疵先一步悔比補過又先一步於此處提撕警覺便是憂且震處自記

仰以觀於天文一節淡淡幾句把佛家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六道輪廻諸說都包盡了至與天地相似範圍天地之化兩節便是佛家說不到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把道家虛静之說都包盡了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便是道家說不

到的

仰觀俯察節括盡佛氏精妙幽明難知也其實不必遠求但觀察於至顯之天文地理陽主施陰主受晦明盈虧循環往來幽明便是這緣故下箇故字言其所以然不外此也知之則凡作息出處進退顯晦皆視此矣死生難知也其實不必遠求但於所作之事原乎事之所以始反乎事之所以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死生便是這樣下箇說字言其說即如此也知之

則知誠者物之終始只就應事接物上可以了當生順死安之義矣鬼神難知也其實不必遠求但就身上體驗耳目口體精之為也其聰明運動氣之為也隂精陽氣聚而成物是對待的至於思慮夢想倏忽現滅出入有無幻化萬端則遊䰟之變是流行的鬼神之情之狀即是這樣知之則踐形盡性克己復禮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矣

原始反終始可原終之後又誰為反之所以朱子亦覺說不去只云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反終即在原始中看出以其言之始終不必貼生死只是泛論言即一事一物之始終而可以知死生之說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亦不必貼定鬼神觀凡精氣之為物游魂之為變而鬼神之情狀可知矣

夫子賛易許多神字有說似鬼神者有說似神化者有

說似心神者要想箇至當不易的著落纔好神者兩物相感之幾互根之妙其原只是一理如人一心放之可以千頭萬緒斂之便自一些沒有可見一些沒有處便有那千頭萬緒在其中至千頭萬緒時原有那一些沒有者在其内此之謂變化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我一思便到可見千載上下我有他的他有我的不然如何相及無他一理故也動中有靜之理故於動便知有靜靜中有動之理故於靜便知有動陰

有陽陽有陰相生相尅止是一理

須知說廣大為何推到專直翕闢蓋明天地一動一靜無心之妙即所謂易簡也故通章以易簡結住此意少人會得

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是推廣大之原於易簡處故曰是以大生焉是以廣生焉而下文以廣大變通陰陽之義歸之易簡至德自記

法言云萬類錯雜必衷諸天羣言淆亂必折諸聖河圖

洛書如何形狀自漢以後宋以前無有也惟班孟堅五行志有自一至十八卦是也自一至九洛書是也畧可考據至陳希夷後始傳河洛及先天之圖朱子答王子和尚以先天圖為不足信而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後見蔡季通始改九為洛書十為河圖而歎先天為最精朱子於大根大源處已透又心虛而大故一聞合理之言便從而信之今日既有朱子以為依歸何必重加根尋自取擾亂且說道理必不能如

朱子之精考據源流必不能如朱子之確以折羣言之淆亂可也

河圖不必拘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諸語只以陰陽奇偶言洛書只以參天兩地三才言天下之理數盡此矣五為皇極人也參兩之會也三至一二至六皆生生不窮無住時其順而加則乘也其逆而減則除也五不用至十又成一用奇數之皆得五用偶數之皆得

十

變化鬼神即從相得有合上看出相得所以成變化有合所以行鬼神自記

變化是就推行有漸處見鬼神是就合一不測處見五氣順布所以有漸也陰陽互根所以不測也推此則變化鬼神分項相得有合甚明說卦傳以後天分職為帝先天互藏為神亦此意自記

聖人揲蓍而數學之精俱括於内其根皆始於七故勾股法勾三股四為勾股和以無餘數也大衍之數五

十其用四十有九七七四十九未至七不成比例過七又不成比例以有零數也凡開方方圓相求圜徑相求圜積相求無不始於七方徑七二十八圓徑七二十二為密率以此為例卦乃乘數蓍乃除數

蓍策是法歷數的一年全數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除五日四分日之一為氣盈其整數為三百六十蓍策則虛一外所餘者四十九復以掛一一策當氣盈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數其餘四十八策則一策

當七日半合之得三百六十日併掛一所當數正與一年全數相合不似太元潛虛洞極諸書牽强與歷數相應却極剷碎分裂不整齊郭子和專以掛象閏朱子辨之詳矣但朱子以扐為指間奇為揲餘又似專以扐象閏而掛無與於閏數如此則下文而後掛不得為别起積分之象矣其實掛象氣盈扐象朔虛二者皆象閏氣盈不用算一定是五日四分日之一故掛亦分二了便掛朔虛却須細算始得故扐在揲

四之後夫子分明言箇奇字奇是箇一數扐字從手從力又是箇實字故歸奇於扐當是歸掛一於揲餘言併氣盈於朔虛而後成閏併掛一於揲餘是象閏也五歳再閏而後別起積分故再扐而後掛也然如此則掛象積分之端耳象再閏者再扐也不知氣安得盈朔虛而後氣盈蓍安得掛覺得四四揲之尚有零數所以有掛專以扐象之則不全 清植

揲四象時過揲象期歸奇象閏揲策正數也奇策餘數

也時與期亦正數閏亦餘數自記

問啓蒙附論中迎日推策一篇算來皆與歷法脗合孔子於各樣圖象未嘗以配歷法獨於蓍策諄諄言之所見必無差謬倘治歷明時直用此細加推測未必不冠絶今古曰恐是如此清植

以言只是將所為所行之事於問時對蓍言之自記

問本義以至精為辭占之事至變為象變之事觀彖不從以變占屬至精象辭屬至變何也曰至精節是言

蓍筮之用至變節是言卦爻之藴葢本河圖而立卦爻生蓍策以前民用易之本末具是矣故此篇首列河圖遂紀蓍策因備舉辭變象占四者以象辭具於卦爻變占生於蓍策故也以此推之則變占應屬至精象辭應屬至變明矣至下文又復列舉蓍卦爻其義可見問至精故能極深而通志至變故能研幾而成務下文通志與前同却舍曰成務而曰定天下之業又增一句曰斷天下之疑何也曰通志主蓍言成

務主卦爻言以方知易貢將析卦爻以立義故於成務中亦以定業斷疑析言之卦方以知故能定業爻易以貢故能斷疑如當需之時貴於孚亨而貞馬斯足以定其業矣然自郊而沙自沙而泥處位不同義各有當則非爻無以為斷要皆所以成天下之務而已 清植

以此洗心此字何所指即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也蓍卦爻之設乃是聖人牖民一片婆心所寓以此洗心

則滿腔都是惻隱至退藏於密而此意常在故及其發而能與民同患也以此齋戒根神物來亦是此意清植

易有太極此句即其圓妙氣根於理理因氣見說來渾融無迹鍾旺

吉凶生大業且不必入教人趨避意天地間若無箇吉凶或有吉而無凶一切事業經綸何自而起惟大業由吉凶而生故聖人教人趨避以成天下之業自記

書不盡言何以繫辭便能盡言既有盡意之卦象因而繫之辭則非凡書之比矣故於繫辭下著一焉字其旨自明第二章繫辭焉而明吉凶亦是根上設卦觀象來與此正同即有見於天下之動節所云繫辭亦是根上節象字來繫辭焉所以吉亦是根上文四象來故俱著焉字經書中助字無虗下者 清植以上繫辭上傳

卦各三畫以天地人有定位而事之始中終有定序都是如此因而重之為六十四亦皆理數之自然非有

一毫造作於其間

貞正也常也吉凶不一要以正而常者為勝惠廸吉從逆凶豈無修德而凶不道而吉非其正常也天地以正而常者為觀日月以正而常者為明天地日月豈無變異非其正而常者也此隂陽人事之主宰若如時解便大有病吉凶相勝既是一定之理聖人教人趨吉避凶謂之何哉

貞觀貞明便是天地日月之貞於一處老氏所謂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亦頗得此意自記

大德曰生故生乃天地之性絪緼化醇則生意可觀者也自記

日與月寒與暑二氣兩體却是交藏互根此所以自然相感而無容心也自記

承否之後是甫安甫存甫治也觀三箇不忘字便見得去亂亡未遠與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口氣是兩様自記

八卦是伏羲所名朱子於乾卦顯言之至屯則不敢定

繫傳其稱名也雜即指六十四卦之名也而下云其於中古乎其有憂患乎亦未定為誰名今思伏羲時井鼎諸物或未備意者其文王所名乎

聖人憂患都是憂患天下不是只為一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吉凶與民同患聖人滿腔都是仁原不見有一層皮殼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則雖師保之嚴不是過矣然又為之明其憂患與所以致是憂患之故牖民覺世

全是一片婆心故人不覺其有師保之嚴而直如父母臨之也口氣是如此 清植

柔之為道不利遠故六二不如九二以此推之則知九二强於六二矣以遠貴剛故也又知九四不如六四六四强於九四矣以近貴柔不貴剛故也其柔危其剛勝故三雖多凶而六三又甚於九三五雖多功而九五尤强於六五也此二節不過數語直括盡全易中四爻義例然其立言曰其要曰耶一以見聖人之

德威禮恭語多渾含不似後人武斷一以見易理變動不居雖畧論其大體見得如此而終不可以拘泥看殺清植

理本易簡惟健順者能體之若謂易簡生於健順則非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者誠也誠則自然易簡不誠而自謂易簡者妄也自記

健以聖人之心體言順以聖人之行事言非兩人也易對險不對難前章所謂辭有險易中庸謂君子居易

小人行險皆是以險易相對葢以險遇險則不能知險而亦無以處此險也故惟易者能知之亦惟易者能處之本義却用難字為對然難亦險也雖易而能知險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也簡與阻亦然自記

易乃坦易如居易以俟命之易不是難易之易如人以機械變詐來我亦以機械變詐應倒往往為所欺蔽遇機械變詐人我只以明白坦易處之倒都照見得

他的情偽所以云易以知險也既知之便能以此處之不過坦易明白誠心直道彼亦久而自化矣簡與阻亦然遇事之煩難瑣碎者我只求得其要領則煩難瑣碎處亦俱知其故若仍以叢脞御之如何知其阻以簡知之即以簡處之而已

其解易以知險簡以知阻與本義畧異葢身亦入險阻便難有濟我即易以知其險即簡以知其阻以此知之即以此處之則險者易而阻者簡矣人心之光明

易也行事之順理簡也在我無邪曲暧昧而行所無事當險阻有何不濟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即是詮解易簡二字葢在人之易簡可以心地行事言之天地之易簡於何見天之道其靜也專一其動也直遂豈不易乎地之道其靜也都包在裏面不見形聲其動也一放出來色色俱全豈不簡乎朱子説得妙專直是一箇翕闢是兩箇如兩扇門有閉有開閉則一無所見開則無所不有却不是開時方逐物造出來原

是一有都有也

愛惡生於時遠近生於位情偽生於德利害最重悔吝為輕吉凶居其間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總頂時位德而論之不相得者以惡相攻以偽相感也近而不相得則勢必致凶甚者或至於生害即輕者亦必悔且吝也以此推之則近而相得者必獲吉利可知遠而相得者雖未必吉利其免於凶害亦可知即遠而不相得者雖或不免於悔吝其

不至於凶害又可知矣著語無多八面周盡故是聖筆　清植以上

繫辭下傳

繫辭都是說辭說卦都是講卦繫辭中雖有講卦處意總歸於辭說卦中雖有說辭處意總歸於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儒先之說都不甚明白葢以理言天一地二地為天包豈非三乎以數言一數不行必至三方有數三三為九是也以形象言隨便點三點求其心皆可規而圓之隨便點兩點求其角皆可矩而

方之兼此三說其義始備　清植

朱子謂圓者徑一圍三方者徑一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其實徑一圍不止三徑七圍當二十二且用全用半之說又多一轉看來天數起於一而實行於三一是全數行不去推至於十百千萬總是箇一必以三推之方可至於無窮地數却只須從二起便可行又曰三一為三三三為九三九為二十七三二十七為八十一歸到一上來葢此數是自三歸到一不是

自一數到三 清植

道即命德即性義即理物所固有者為理性命人之體之則為道德義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自記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謂立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謂繫爻 自記

兼三才而兩之分陰陽而迭用之且就聖人上說六畫成卦六位成章是就易上說兼字語勢側在兩字分

字語勢側在迭用字 自記

兼三才而兩之是道有變動故曰爻分隂分陽是爻有等故曰物迭用柔剛是物相雜故曰文 自記

參同契納甲應月候之說似先天八卦方位太元方州部家之法似先天生卦次第故朱子疑希夷康節之前有傳 自記

天地定位節與出震之序不符又與乾坤六子之次亦異故卲子以之證明先天確矣然須先言水火乃及

雷風而此反之下雷動節兩相對舉又俱先陽卦後陰卦不以左右陰陽為次為可疑耳葢此章重在雷動節見陰陽次第此節卦位對偶原可錯舉至下一左一右對舉先陽卦後陰卦取其於辭為順於左陽右陰之理無礙也自記

數往者順節邵子之說似與朱子異愚謂此條葢承上節起下節之意言八卦方位若如上文起乾坤三陽三陰數至震巽一陽一陰是順數也若起震巽一陽

一陰數至乾坤三陽三陰則是逆數也論方位相對尊卑之序須從乾坤說起然易圖之意則是起震巽終乾坤以著陰陽消息之次如下文所云也自記

數往知來卬子說是自震至乾皆已生之卦為順自巽至坤皆未生之卦為逆看來此須與雷動節合為一章而數往一節為過文天地是三陰三陽底卦山澤是二陰二陽底卦風雷便只一陰一陽自三陰三陽數至一陰一陽為數往者順是結上節自一陰一陽

數至三陰三陽為知來者逆是起下節逆數云何雷動風散云云是也坎離亦二陰二陽却放在雷風之後聖人之意以水火為重故卲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推而至於天地日月四時晝夜莫不由於是也又如雷風之例則須云日以晅之雨以潤之聖人立文却不然不以女先男也上文山水居澤火之先下文水火相逮亦是此意清植

雷動節既卦位與上章同則氣候亦須相應何以一南一

北之風雷同為生物之功乎蓋是兩兩對說雷以動之動其潛陽也風以散之散其伏陰也雨以潤之秋多雨也日以晅之春多暘也艮以止之是收斂之時兌以說之是發榮之候乾居大夏首出庶物謂之大君坤居大冬息養萬物謂之慈母 自記

冬春之際陽氣將發故曰雷以動之秋來則涼風至日晚暮亦多風雨潤在西卯子所謂秋多雨是也日晅在東觀朝日尤可見艮止也生意止息以德言也兌

說是生機暢遂亦以德言然春夏則萬物皆蒙潤澤秋冬則草木歸根山林象在其中矣自記

雷風皆火之所發似乎重複體之於心二者最大雷主動有二義一奮發有為一戰兢惕厲風主散人有私欲凝滯要有箇消散他的道理即省察克治也雷即戒慎恐懼風即謹獨是問學中要緊處故震巽當頭

問澤亦水也譬之人身作何分別曰水主流行澤主滋潤人身中周流榮衛活動筋骨那沾濕潮潤者皆

水也其便溺津液涕唾則澤也水無形以氣向油漆
物上呵之便有水是從陽氣生出既生有形質便是
澤水是初生頭澤是既生尾
至尊以天縱之姿撫大一統之運件件俱經講究著落嘗
諭四海甚小不過是一大湖退而思之漢書中明
言西水自入西海而先儒說先天圖乃有澤注東南
之論向疑其為據中土以立言大地形勢未必如是
恭繹之下始知先儒之論原無差舛也梅定九亦言

西洋之水與中國之海通

漢唐以來都不識天多以天為茫茫蕩蕩無有知覺不過胡亂生出人物來任他升沉顯晦後來儒者覺得不是亦只空說有箇理在不然何以日月星辰萬古不錯生人生物都有條緒其實天之形勢大其運動包羅人豈能與之同乃聖人說來天與人直是一般說天聰明果然天聰明說天有好惡果然天有好惡說上天震怒果然天有震怒說皇天眷佑果然天有

眷佑人有性天亦有性人有心天亦有心無絲毫之異一切風雨雷霆都是天之材料而中間有箇主宰謂之帝各項職掌無不聽命於帝其生殺舒斂氣候一到無有鉅細莫不響應如人一身其五官百體皆人之材料亦各有職掌而主宰乃心也拔一根毛髮心亦知痛所以謂之天君聖人說天竝不說他精微奥妙只在人日用飲食上說盡道理

先天圖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後天圖陽生於亥陰生於

己京房火珠林及十二律旋相爲宫又皆陽生於子陰生於未問先天圖正也後天圖陽生亥隂生巳何也曰至子月已成一陽其實無無陽之時亥月陽已生特未成一陽耳隂亦如此問隂陽相配而星術家率言隂生於未何也曰此扶陽抑隂意也然亦實有此理但觀春夏秋冬雖平分其實正月物已萌芽直至九月始彫落則陽盛隂微極顯然者論林鍾居丑應在子月之次而今居未者隂陽分對亦有此理如

日屬陽夜屬陰也又如夫婦初娶之時同牢合巹本是一體及至成禮之後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各不相攙同者所以聯其情異者所以嚴其分子午宜對而起於未者避陽之衝也

後天圖儒先原不曽講明朱子答袁機仲云後天圖思之終不得其解與其支離附會不如闕之以待知者可見朱子亦不敢自信其餘諸儒所説卦位不過依着震東兊西離南坎北説過何曽説出縁故來當初

只有此圖竝無後天之名因卲子傳出先天圖遂別此為後天如今因分先天後天又以後天為先天變出來的多讀些古書者知道以前原無先天之説至詆卲朱為杜撰而篤信宋儒者讀書又從宋截斷不思漢唐以來就説得未必是然源流在此不特好處要知道就是不好處亦要知道所以讀書貴多不耑是考究却是源流不可不知耳讀宋以後書者不知後天即易之本圖非先有先天而變為後天也讀漢

唐以來書者又不信先天以先天為於易經之外以意造出者二者皆不是

後天圖惟項平菴一説近似項氏以此圖配五行謂震巽皆木故居東離火故居南兑乾皆金故居西坎水故居北土旺四季故艮居冬春之交坤居夏秋之交木金土各二者以形旺也水火各一者以氣旺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兑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

陽也此亦一說然使當時畫圖之指只如此亦無甚關係竊謂此圖理甚大大抵以四陽卦始終四陰卦却置在中間如人原只是純陽之氣中間必娶妻而後能生子至生子又只是純陽之氣始終只是陽氣中間却離陰不得又如播一種子所包莫非陽氣假令此種便自能結果豈不甚善到底須生枝生葉開花方能結果中間許多事雖是無用底然却離他不得

清植

後天圖把乾位在西北其義甚深葢到子位一陽來復天心已動惟前一位故者已滅新者未生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時乃天下之大本已往的渣滓盡皆消化方能生生不息人不特惡念要消即善事亦要消不可留滯如喫飯到腄時都要消若留在腹中便成病堯舜事業亦浮雲之過太虛曰戰乎乾者不戰不能消化天如此聖人亦如此只是聖人有不戰戰必勝矣若消化不盡便是間斷便息了過去的留滯

便是未來的將迎文王得力於此所以謂之純

後天似與先天相反然天道人事脗合甚精伏羲以動為陽靜為陰文王却以靜為陽動為陰如人靜而無事將心存在內卓然精明此以神明用事為陽有事而動則形骸用事為陰萬物藏於冬蟄於春生成於夏秋然冬春却是陽生夏秋却是陰生巽離兌震坎艮各從其類陽却隔斷在頭尾中間夾著陰如人動念要做一事不是一心便做得來畢竟費些力氣做

成方完了這箇念頭最妙是安頓乾這一位好人做事有兩様一是倦怠了打不起精神一是事已做完放不下還攪擾在胸中這便接不過去天命就於此斷了非於穆不已也戰乎乾正是要去此二病果木地下種子不是大始枝上方結之實乃是大始所以乾在木果在木之果也艮為果蓏則下地之種也終日乾乾有事之時也夕惕若正是戰乎乾萬事皆從此始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所成終要重讀

而所成始也輕讀積之不厚則發之無力藏之不固則出之易盡艮物之所成終也而成始即在此齊乎巽一陰生也如人形體用事便理欲不齊要截斷使歸於齊潔齊者一毫不罣累方為潔方才齊人只見地下種子為始不知枝上方成形者為大始所以謂天德不可為首也人不知此為首耳

乾是由動之靜轉灣處艮是由靜之動轉灣處兑是盛滿時

常人有常人的八卦陽是理隂是欲震是警動意坎是
閱歴意艮是歸於静正巽是私意萌動離則虚妄兊
則溺矣聖人有聖人的八卦陽是誠隂是明震為戒
懼誠之端也坎則中實艮則復於静正而乾也者終
日乾乾夕猶惕若吾輩睡時心便放逸聖人猶是惕
然一放則天命不流行矣中庸注自戒懼而約之約
如約之以禮之約非約少乃約束也約是約心不是
約戒懼乾是静動之交過渡處又是始終貫注處巽

是明之端離則朗若懸照無物不見坤是無往不順兊是和悅皆中於節矣朱子致中和節註可謂達天德致中便是誠致和便是明

後天圖包盡天下物事以人心言之最易明白帝出乎震即是人心動處人心無事時原自寂然到有事便動出來至巽則所以做事之意已定故曰齊然必此心乾乾淨淨方能齊故下文添出潔字潔字甚精離只是明底意思故曰相見又曰嚮明而治到得坤正

是做事時節故曰致役說言乎兊則事已心休了乾卦伏羲原放在南邊此是天的正位文王却放在西北妙處正在此不可放過大凡人做事已完則此心必懈了不然則昏了故放一乾卦在此欲人提醒此心使常常分明孔子下一戰字最妙此時不戰便昏惰了如人日間做了許多事到了夜來睡後便昏昏沉沉不省覺了此是不戰之故必提醒此心使雖在夢寐常有清明之氣始得此一卦是文王最用意處

勞乎坎則休息了成言乎艮言事至此而始成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此句甚有力不可輕抹過言萬物到此方成是萬物之所成終然人但知其為成終不知其成始者即在此其實萬物之所成終即萬物之所成始也而所成始也五字須著眼 清植

至尊嘗垂諭云先後天圖可說得合否奏云論理自說得合理只一箇只是論其物事却是兩箇頭面復諭云如此則先天是自然的後天豈不像是安排出來

不自然了麽奏云據臣愚見想來凡天下物事頭一箇都是自然的至第二箇便要畧加安排就是先天圖横圖是自然的圓圖便畧有些安排如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數去何等自然若用他來算必定要用一歸不須歸等法亦是安排的聖人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一毫無所勉强但至要做實事便到底是他的老幼不在一家住這裏便要安排須是替他制田里教樹畜有許多事豈獨聖人天地亦

然赤道是自然的黄道就不能全自然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兩極為樞運動有常豈有不自然的到了黄道便斜掛在赤道上月與五星更有些參差到那行不去時連天也像不得不略加安排遂業笑

諭云所論極當正是如此

後天是帝之各專其職處先天是神之互為其根處帝變化成萬物神則所以能變化而成萬物也神字專屬先天前面只是引起自記

上章言帝存乾坤之位此章言神則去乾坤而專言六子此理至妙葢乾坤即帝即神也程子曰以主宰言謂之帝譬之於人則心也以妙用言謂之神譬之於人亦人之神也心與神非二物也然心有主而神無在故言人之心則心在腔子裏可指其處所而言五事以思與貌言視聽並列猶上章以乾坤與六子並列也若言心之神則固難指一處以為言如我們静坐於此忽然有人言觸於吾耳則耳旋聽之目旋視

之因辨其聲亦鑒其貌彼特將以神為在耳乎在目乎將以辨聲者為神乎抑以鑒貌者為神乎無在而無不在故不可以指其處所也問程子之釋帝釋神皆根乾為義似於坤無與曰乾坤豈是二物坤即乾中之坤也分言之則為乾為坤專言帝言神則坤統是矣清植

足是行動的於震為似艮何以為指解者曰手能止物于之用不止於能止物也從來解易者多順著經文

隨便扯一箇道理來解以為聖人的話雖横說竪説無所不可而不知非也指之為用比足不同足一動便離故處獨指之用不離故處以静為動雖動而不出其位故艮為指也聖人取象皆取與他物不同處直是體物工妙如水取其至實何以為至實以其不盈也論形之堅實者無如金石然都不能比水如今用土築堤雖極堅厚使用夯硪舂之畢竟陷下些去五穀八斗斛雖極堆滿試摇動之亦遂陷下金銀至

堅矣鍊之亦有消耗中有渣滓即虛處也惟其盈滿隆起故得而消陷之水則取平而已流而不盈滿則溢無不由地中行者人之學問自己做出一箇盈滿光景便是他虛處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乾為健而健之中始震動以有為中習坎而出險終凝然而能止皆健也坤為順而順之中始盤旋而深入中光明而洞達終怡然而喜悅皆順也總言之健順

而已分析則又各有三德焉以上說卦傳

河汾以時之相生贊序傳以旁行不流贊雜傳極有見天下道理只有相生相對二義序傳因經卦之序流水說去以明卦卦鉤連皆有相生之義雜傳因反對之卦雙雙發明以見卦卦配搭皆有相對之義如此看易方覺得活活潑潑頭頭是道而占筮者引伸觸類能事可畢夫子如此贊易後來詮易者尚多看作板定物事豈不可歎清植以上序雜卦傳

榕村語錄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錄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佘嘉頴

榕村語録卷十二

大學士李光地撰

書

堯如天舜便精巧此堯渾渾樸樸都全罩在裏面故孔子以天贊之舜命官幾句都是精要語後來想惟文王能接堯舜禹入聖未優言雖入聖域尚剛剛的不能有餘也湯則檢身如不及改過不吝武王刀劍戶

牖皆有銘可見不如此警醒便容有私意然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故都稱他是聖人

漢唐帝王總有病才具大一分更壞一分漢武雄才大畧儘他本事做來不過那樣可知不從學問道理上来終不濟事二典之後有臯陶謨湯誓之後有仲虺之誥髙宗中興有説命牧誓武成之後有洪範旅獒後来史家於一代之興多鋪張豐功盛烈豈復有此段意思

古文尚書道理精確處聖人不能易若漢儒能為此即謂之經可也黄梨洲毛大可輩掎摭一二可疑之端輒肆談議至虞廷十六字亦闢之學者不深惟理義徒求之語言文字以定眞贋所謂信道不篤也

班氏言張霸分析廿九篇耳今書經大全所載諸儒之說異自記

尚書蔡傳雖未盡善亦未有強似他的較之春秋胡傳為勝

二典是兩對文字堯典先說堯之德次由身而及於家國次授時定歷次辨奸次用賢用賢必先辨奸奸辨而賢用得舜而堯之事畢矣舜典重華一節對放勲一節慎徽一節對克明一節齊七政至濬川對定歷幾節制刑流殛對丹朱三節命十二牧九官對舉舜一節而舜之事畢矣

羲和四叚只說日星未及月辰故下又云以閏月定時成歲滀滀數語皆透頂萬世不能易想堯持籌布算

未必如羲和至所見之理羲和不能外次及用人人之賢否了然於心却不自用卒試虞舜而以天下付之是何等識見何等德量堯如天舜如地堯生之舜成之堯始之舜終之四凶之誅治水之成皆終堯事也四凶罪不至死故皆止於流象以典刑一節即起下文當日執簡操筆想皆聖人之徒而名不傳四岳名亦不傳自是醇謹老成休休有容之人大約才具不及舜禹耳

古之三公坐而論道日變修德月變修刑全講燮理陰陽不參瑣務合同天人堯典首命羲和舜典首在璣衡不在九官十二牧之内皆是此義

解尚書者多不知歷法羲和四段只就皮毛上說絕不到其精處四段中方位則分東西南北時序則分春夏秋冬日晷則分晓午昏夜雖是大段分来其職未必不相兼但以方位當頭便是測里差之法葢日出入東西迥異如今四川丑末在山東巳是寅初故宅

嵎夷者測日之最早出在何時刻也宅西者測日之最晚入在何時刻也廣州日至之時日下無景就彼測之則知景短至何處冬至時就北方測之則知景長至何處四面湊籠便知土中便是里差法此是就中國言之若九州之外則周髀所言有半年晝半年夜者然其理則一也聖人只為明得理盡任後世如何推算走不出他的範圍後世雖千巧萬變推算得密道理却不能如他透徹 清植

向日問梅定九古人測景何故不用夏至當時定九只答以冬至歷元而已近看堯典惟于夏言敬致冬則不言可見古人測景實以夏至為重周公土圭之法亦用夏至其用冬至者自太初始耳　清植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俱說在平秩東作西成之上敬致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却說在平秩南訛平在朔易之下蓋日出入早晚四時皆測晷長晷短必二至之時測來方准故也又於夏言日永於冬不言宵永而言

日短者宵中無景可測也 清植

孝弟衰於妻子人情所必至四岳薦舜云克諧以孝言諧於象以得當於瞍而成其孝也堯曰我其試哉觀厥刑于二女二女何試堯之意正以舜無妻室固能孝弟矣但未知有妻室後何如耳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始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中庸引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喻蓋父母較之兄弟為高遠兄弟較之妻子亦為高遠最卑最近者無如妻子而道必造

端乎此此二南所以起化於閨闈也

問輯治也疑上古未有剖符之事至舜始創其制既月之後諸侯踵至乃見而頒之蔡傳以輯為斂豈有諸侯未至而先斂其瑞之理曰此非大義所關受終之後齊七政類上帝以治天也巡狩述職以治人也封山濬川以治地也三才之事備矣 清植

問肇州封山一節蔡注云中古之地但為九州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始分出幽并營三州而為

十二至商又但言九圍不知何時復合為九按此乃舜攝位時事正禹敷土之候所以封山者為大水茫茫用此標識以便施功耳所云濬川即指禹治水之事及禹任土作貢始并為九遂相沿以至於商周蔡傳之說恐未當曰正是如此禹貢惟冀州於田賦之後别叙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而青州有萊夷作牧之文恒衛大陸即幽并之地萊夷則營州地也因禹初并為九故别叙恒衛大陸以存幽并而萊夷猶作之牧

馬牧即牧伯之牧說者不察故牧字殊費解 清植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此是刑罰條例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則用刑權衡也贖刑只指官教兩刑非謂典刑流宥亦可贖也其中有誤犯不得已者則赦之有所恃以為惡強橫不服者則賊刑問賊是殺否曰朱子言五者皆有即如提學責秀才是教刑也他有強悍之狀多責他幾板亦是刑此未嘗明說罪大惡極如何都是殺

問九官之命稷契臯陶夔龍無戒辭者或因舊職又皆因有讓之者而命之也工虞之官以和順為善故垂益之咨皆首曰疇若終曰汝諧若順也諧和也惟禹曰維時懋哉伯夷曰往欽哉蓋治事以勤為主掌禮以敬為先也臯陶陳謨於典禮亦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於命討則曰政事懋哉懋哉與舜所命禹伯夷之旨正同曰看得好 清植

聖人說樂只詩言志數語已畢不拘何人隨意言其中

情便是詩但詩句有限永者長也將詩每字扯長些庶幾悠𠎝便是歌聲依永一句從来說不明白以為字字都要合宮商角徵羽難道齊景公所作徵招字字皆徵角招字字皆角必無是理聲依永者論五聲之調也詩本有宮商角徵羽各調不同宮濁極和平弘大有君象商慷慨激烈有臣象角如宮但帶流動歡悅之意是民象徵便急促如打緊板是事象羽更加之瑣細嘈雜而清極矣是物象如清廟之詩自是

宮調確乎難以別調歌之無衣之詩自是商調確乎
難以別調歌之鹿鳴皇華乃角大田甫田乃徵七月
乃羽此所謂依也凡此皆言人聲人聲大不宜過宮
細不宜過羽必須律以和之此句却說字字要合十
二律字無一定其高下清濁都有程式以和人聲令
之所謂弓尺等是也然後八音克諧與人聲皆合無
相奪倫由是奏之郊廟則神和矣播之朝廷邦國鄉
黨閭巷則人和矣自歌永言一路說到樂上而總以

詩言志為根令之戲都壞在志上其為淫邪鄙悖之辭十九烏能善風俗耶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漢書引之却云予欲聞六律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七始謂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五言即詩言志五調之言也出納如邵康節所云開發收閉

問令之塡詞都是立定曲牌名然後案其字數平仄而為之詞古人是如何曰古人是看他的詩又看他的

志此字宜黄鍾則黄鍾之此字宜大吕則大吕之律隨詩非詩隨律也少時見土戲於斷機教子商輅母怒其子云他又説我不是他的親生母母字其學徒高聲唱其師呵之云母字大聲便不是他是不曾成婚的處女於此字尚含羞澀低微些方是如此之類却是從志上斟酌此謂聲依永也

詩言志謂心之所之形之於言也歌雖有長短大抵將每字扯長故謂之永言聲依永蔡傳説偏聲者宫商

角徵羽也歌有全調之五聲有逐字之五聲蔡傳少卻全調之五聲故覺糊塗葢詩有合以宫調歌者有合以商調歌者有合以角徵羽調歌者如以關雎調歌文王以無衣調歌采蘋必不類矣其逐字音節恐其過高過下故以律和之如今之唱曲節以檀板笙簫之類所謂律和聲也

世得世兄言家君謂道心兼未發已發人心單指已發作何解即如好色生於愛愛亦出於人性可云已發

乎錫曰愛者情也愛之理乃性也謂之人心則心之動於耳目口鼻四肢者耳如何說得性若道心道字則性也黄伯玉曰情固善而人心則危何也錫曰人心亦非惡名雖聖人不能盡去如好色人心也聖人能廢居室之事乎中乎節則復于道心矣故聖人不曰人心惟惡人心惟邪而曰惟危危者不能自保恐流于人欲之謂也七情亦可危者故是一項朱子曰原於性命之正自兼未發已發曰生於形氣之私自只

是已發世得曰家君意正如此

道心微妙而難見妙猶渺也因著氣禀物欲隔絶了故微而難見不可誇微字好

有人心動而以道心正之者飢渴而不害心喜怒而能觀理是也有道心動而不以人心雜之者行仁而非要譽明義而非計功是也自記

說尚書者每著意講道心人心等句自無稽之言勿聽以下便掠將過去近見得經書一字不可掠過看得

似沒要緊必是自家心裏未曾曉得執中中字朱子偏說在事一邊看來須兼內外心裏有箇中事上各有箇中皆中也無稽之言勿聽事必師古也弗詢之謀勿庸詢謀僉同也凡事不可只憑著自家意見斷將去必稽諸古驗於今所以本諸身矣又必徵諸庶民考諸三王方是停當底道理以上言心法治法已盡下面便言可愛者非君乎可畏者非民乎何以可愛非君衆非元后何戴也何以可畏非民后非衆

罔與守邦也可願向來說作可欲之謂善看来可願即可愛也四海困窮二句明可畏也修其可愛而絶其可畏是雙頂上文說來 清植

問前日聽講惟口出好興戎是因上文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話說狠了故著此句意理未能明白曰譬如我教你當加恵鄉里勿欺侮人這是正當道理你聽得自當感動即鄉人聽得亦必共以為是倘說你若不加恵鄉里欺侮人人必如何害你雖是理所必至但

常常說不但不成口氣勢且長薄俗生刁風所謂興戎也困窮永終的話只好說此一句故曰朕言不再
清植

益贊禹班師何故言及當年歷山時事聖人心情只要自反自修絕不敢有一毫是己非人之意益覺得此役雖伸天討然罪人之意多所以推說直到滿招損處而以歷山之事証之　清植

一日二日萬幾不是說一二日間辦得一萬件事謂一

心之中須臾萬念耳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於此不謹則差之念慮謬以千里矣其根却是逸欲故先曰無教逸欲有邦因説到謹幾上來 清植

大禹治水何乃及於田賦所謂決九川距四海者禹貢所言導其水入于其海者皆是至濬畎澮距川似未之及葢所云厥土厥田者是也此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也

水利以溝洫為主水勢分則力微自不能猛橫四出如

簫之禦風將風力梳開便不能衡飄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古人著意處夫子稱禹不曰盡力川瀆乃曰盡力溝洫聖人眼明見周一語已具治水之要

謙問出納五言是五德之言是五聲之言曰作五德之言不免牽強還是五聲之言以樂言之謂之五聲以詩言之謂之五言采列國之詩是納五言頌而行之鄉黨閭巷是出五言之銳問五言是有聲律之言否

曰若說有聲律之言必有無聲律之言鄭漁仲說詩三百篇皆孔子被之管絃調叶者方入選竟是鄉村人說話少時見一老樂工云無有不可以為樂歌者只是不能拘句法若聽他隨便破句皆可以叶管絃

此是著實話

治水先使大水有所歸後使小水有所入江淮河漢之水歸於海凡天下小水入於江淮河漢而水治矣通其下流曰導分為旁支以殺其勢曰疏大要只是不

與水爭地但有是水即與以行是水之地至衆水所
滙地復窪下不得不瀦之為湖所謂九澤既陂是也
陂是堤堰惟澤可用鯀用之于川歽以大壞禹濬畎
澮盡力乎溝洫豈不知開阡陌去溝遂澮川之可以
多得田而寧棄之以蓄水盎以去水之害而收水之
利也潘季馴治水近河兩岸曰隄隄之外曰縷隄縷
隄之外曰遥隄不知障之愈固其怒之蓄也愈甚及
其漲溢潰決一朝俱盡惟多為溝洫不為高以扞之

而為深以行之逮其漲溢多道宣洩無以激之其力遂軟其勢遂衰且入于溝洫蓄其水可以備旱取其泥可以糞田若使河畔為溝溝外有縷溝又其外有遥溝豈不勝于隄乎孟子言禹治水極有次第曰掘地而注之海所謂決九川也水由江淮河漢而行所謂濬畎澮也若殷之遷都乃一時之權非萬世之經賈讓三策上二策只是一事非判然為兩也溝洫之制唐虞雖或有之必自禹始備故孔子云盡力溝洫

盖子叙取民之制亦始夏后氏葢禹因治水随便疏通水治而田制亦成故舜美之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後世又稱之曰神問云禹入聖未優何也曰言不及堯舜渾渾淪淪不可窺測也禹之克勤克儉刻厲精鋭英光有露出来的然此乃是荀子語觀孔子以舜禹並稱又曰吾無間然恐亦未見其有軒輊也

洪水為害時想沮洳多舟車俱斷朝貢亦艱難故治水

成功悉列貢道然當時諸侯多被水環不能兼幷故塗山之會萬國其後寖相吞噬至周僅千八百國矣舊謂江源出四川後有言出臨洮者近年至尊使人窮探河源乃知江源亦出崑崙

二典無弊夏殷書便有不純粹字面如用刑舜典實在正當至夏殷則有曰予則孥戮汝便容有誅及妻子之事惟文王一以堯舜為法故曰罪人不孥若無孥者則不孥何消說

問蔡傳釋仲虺之語以苗粟喻桀莠秕喻湯不獨引譬失倫且按其上句文義先言我邦後言有夏此二句亦先言苗粟後言莠秕分明是以苗粟比我邦莠秕比有夏曰正是如此清植

德主善而後實善協一而後定善以事言德與一以心言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主善為師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協於克一也自記

問盤庚上一篇所反覆者只是二端一曰傲一曰從康

當時有位者安土重遷從康其本情也因此遂唱為異說不將王憂民之心播告於衆致使衆人皆不樂于遷從冀以阻撓成謀則入于傲矣故盤庚稱共政舊人之善曰不匿厥指王用丕欽不敢傲也又曰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不敢從康也因言今日百姓之不肯從遷非予不恤小民而自荒其德惠也惟汝不宣揚吾憂民之意而不予惕以致此耳然我觀汝情事固瞭若觀火不過欲自逸而已我之遷乃出於不得

已固亦謀之拙者然實非欲奪汝逸正欲作汝逸也舍德猶匿指逸即逸言之逸若綱在綱喻下之從上對傲言也若農服田力穡喻勤則有功對從康言也看得如此不知是否曰看得好清植

甘盤商之嚴光乎為帝師友而鴻飛冥冥者當如是耳种放營田商雒間其可哉自記

周書如牧誓大誥多方立政無逸皆至文呂刑便覺用氣䰟有鋪張意

周公文字可以分别得出鴟鴞末章純用疊句以例無逸多士立政諸篇可知是周公之作牧誓想是武王命周公作的召誥自是召公作中間有學周公文法處至旅獒則與卷阿之詩如出一手

問武王謂文王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如何將此事都推在文王身上曰若論第一義天下之人如此其多天獨命一人為君是要他撫安天下之人倘把天下糟蹋自然不是天意孟子所言一些不差易經

亦云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但是武王做得来有痕跡便是英氣孟子說得来有痕跡亦是英氣若是文王一面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一面又救百姓修吾方伯連率之職救得一分是一分設使文王再享國幾十年天下歸之亦必不似武王聖人力量大處得妙所以孔子謂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兩邊都做到孔子論此事兩邊都論到

武成列爵分土一段精采斷非後世文人所及尤有不

可及者既陳于商郊成敗在頃刻如何説俟天休命
聖人臨事更加敬戒聽天所命不敢自恃確然如此
觀大武之總干山立大雅所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則作武成者著此一筆地位已高絶矣
歸馬放牛牛馬皆出民間兵至華山之陽已將入周境
不用兵車故歸馬於民牛車載粮糗器具又前至桃
林已到故放牛於民
漢書五行志所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須善看即謂

洪範耳或指在龜背者以文害辭也

有金姓人投予以洪範論言王為文王故不稱年而稱祀文王未革命而稱王追稱也王可追稱祀獨不可追變乎或者箕子為武王言武王即屬箕子自書之箕子自己稱祀稱王皆合此篇惟箕子能自為之如白鹿洞講義朱子恐記次失本意因丐子靜自録即中庸哀公問政章亦恐是夫子自記不然夫子與哀公酬答豈容攜一門人在旁記録耶武王以十三年

伐商即以是年訪箕子漢儒因有九年大統未集又有父死不葬之説遂謂十三年乃蒙文王之年歐陽公以豈有新君即位而仍舊君年號之理既云告于文王之墓以行不塋安得有墓所謂十三年者即武王之十三年歐説為允

問皇極曰朱子説様子二字最妙太極是萬物的様子皇極是萬民的様子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是如此堯亦是如此 自記

谷永云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其以大中釋皇極則舛根皇極于五事而言之則當矣 自記

常疑卜筮不過一事繫辭如何那樣神奇其說看来古人無事不用稽疑馬必卜御必卜塟必卜遷國必卜疾病必卜祭日必卜葢人刻刻與神相通天人合一後世信邪尚鬼而敬天尊神之事反置不講此陰陽所以不和而災害所以時至

漢書天文志云月為風雨日為寒温寒温即洪範庶徵

之寒燠也此條冬夏風雨四字正對庶徵為說諸家解者皆不如志得洪範本意所云衡法如歳淫元枵以害鳥帑之類 自記

數十年來驗得洪範上説庶徵一些不差雨暘寒燠風都起於地地便不同此處雨不妨别處晴此處燠不妨别處寒若是日月則天下皆同焉可以為應在某人某事乎就是分野亦不確難道二十八宿只管中國九州外國便在二十八宿之外不成惟起于地者

各各不同就如這處生了聖賢帝王這地方便有一道善氣與他處無與也洪範妙在到後來説日月星辰亦歸到雨暘寒燠風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日月在天萬方所同説到寒燠便有不同之理如日行南陸天下皆寒此處却被地上一種昏濁之氣隔了便不寒行北陸天下皆煖此處却被地上一種暴戾之氣隔了便不煖月離於箕則應風或此處無風彼處有風月離

于畢則應雨或此處無雨彼處有雨人在地上其氣自相感聖人說話遠一步不可見的便不說如漢書中太乙之初渾渾茫茫諸語他何從而見太乙之初乎

五曰惡六曰弱即自暴自棄兩様氣質

古人卜龜龜板上以墨畫之墨不浸入謂不食墨焦者焼焦龜版犯此二者不待觀其詞而已知其不吉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謂三龜之兆同吉也至觀其繇

辭而繇辭又吉故曰見書乃并是吉也

周公居東或以為避讒或以為東征斯二者皆有之朝廷之事託之太公召公既可無悞且明示天下以無他又洛陽天下之中據形勢之勝以制頑叛實屬兩得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昭子謂武王也武王化家為國紀綱法度燦然具備故曰刑然考武王之刑乃所以終文王之德而已葢公自任以制禮作樂之事也

清植

成王以秬鬯二卣饗周公盎以祭神之禮尊之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飢而不敢食嗅其馨香如所以敬鬼神者故古人以為極尊而不敢當周公以獻于文武之廟者以此燕有安之義焉有樂之義焉親之也醉飽焉可也故古人辭饗而受燕祭祀之禮初獻生次獻爓三獻熟尊親交致之道也神尸醉飽獻酬交錯直以形類相接矣爓者沈肉于湯也

師古於莽傳中註大不克共上下數句云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其說比蔡傳好自記

周公戒成王罔兼庶獄却又教他克詰戎兵說書者全不焰管古者兵刑一官所謂有司之牧夫者内之司寇外之方伯連帥是也周公欲成王使有司牧夫克詰戎兵耳清植

問君陳嘉謀嘉猷一段豈不是成王教人歸美于已麽

曰此即汝無面從退有復言的反面是稱道他平日如此不是教戒他要如此當面能盡其言不面從可知退後又不自居功說是我后之德其無後言可知人臣若能如此豈不是純忠之人故曰維良顯哉蔡註亦云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原是

問顧命無敢昏逾昏以心言逾以事言下文自亂于威儀所謂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者是以禮制心之學

即無敢昏之意無冒貢于非幾則所謂謹幾慎動者乃以義制事之學即無敢逾之意曰正是如此清植

或疑張皇六師之語若不可以告嗣王此殊是書生之見師衆也不必皆兵蒐苗獮狩都是必不可少的張皇不是張大意只是整飭之耳文王之大邦畏其力豈是全不料理武備

人即有罪用刑者只如其罪罪之便是間有患其人報讐為剪草除根之計者不仁甚矣吕刑云非天不中

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覺得蔡傳未穩其意謂在天罰未當極者而我極之則傷仁恕之心干陰陽之和焉得有令政乎亦未知句法本應如何斷只是這說理畧長些

威上加一德字明上亦加一德字最妙威不本之於德便是作威明不本之於德便是作聰明

問孔安國尚書序朱子嫌其不古果不似漢人文字耶曰不似西漢亦不似魏晉間文字西漢人於義理不

甚曉暢透徹其筆勢蒙統見古處正多是他糊塗處
具却不敢疑此序三代以来惟洙泗另是一體雪白
文章條理分明安國家法如此焉知非其筆

榕村語錄卷十二